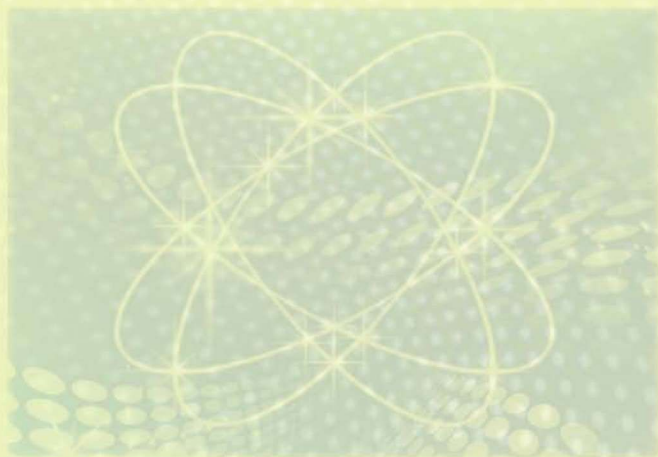


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

散文卷

总 主 编 史德翔

分册主编 史德翔 安然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 散文卷 / 史德翔总主编; 史德翔, 安然分册主编.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490-0115-6

I. ①新… II. ①史… ②史… ③安…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甘肃省—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8321号

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 散文卷

史德翔 安 然 主编

责任编辑: 郇军涛

封面设计: 苏金虎

出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曹家巷1号
邮 编: 730030
营 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0931) 8454870
网 址: www.gswenhua.cn

排 版: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兰州市和平路81号
邮 编: 730000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115-6
定 价: 120.00元 (全三卷)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孙周秦				
副	主	任	马青山	史德翔		
委	员	马青山	马振华	王新军	孙周秦	
		史德翔	包容冰	安 然	张懿红	
		梁积林				
总	主	编	史德翔			
副	总	主	编	王新军	包容冰	
小说卷	主	编	王新军	张懿红		
散文卷	主	编	史德翔	安 然		
诗歌卷	主	编	包容冰	梁积林		

时间与重量

——《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总序

孙周秦

以“新时期”命名的这一时间段,已经走过三十多个年头了——进入新世纪业已十年。站在今天这个节点上来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甘肃文学的发展,欣慰、期许、感慨,不免都会有一些。这三十多年无疑是甘肃文学史上异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侧影,早已为众多文学的热爱者和研究者所关注。

“新时期”是很让人庆幸的。这一时期,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开始从惨淡中兴旺起来。甘肃也一样,尽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一些南方沿海省份,但文学却并非如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甘肃文学甚至悄无声息地走在了全国文学格局的前列。这个时期的甘肃文学在各个方面,包括思想内容、文学技巧、表现形式等,都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更是涌现出了许多值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作品。从这个层面上说,编选一套《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正当其时。

长期以来,甘肃文学在祖国的文学地标上,一直处在边缘的位置。这种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好转。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甘肃文学才在祖国的文学百花园中吐露春色,其标志便是一大批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摆脱了地域性的局限,开始进入全国的文学视野。这一时期,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涌现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进入21世纪,甘肃文学基本进入了理性上升时期,作家和诗人队伍,呈现出梯次成熟的局面。这应该是一个地

区文学正常发展的标志,更是其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保证。

《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是由甘肃文学界多位有识之士联合发起,以民间力量组织编辑的一套丛书,共分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三种,旨在总结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甘肃文学取得的最新成果,展示作家队伍的整体水平。在一定层面上,这套选本具有存史的意义。留下一个时代的痕迹,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文学史料,这是一项我们应该为之付出的工作。

本丛书自 2009 年 10 月开始征集作品以来,历时大半年,共收到全省 600 多位作家诗人的 3000 多件作品。在选编过程中,我们既不忘文坛前辈之新著,又重视新人之力作。由于选本容量所限,对于诸文体均有涉猎的作者,编者对其作品在三册中进行了适当平衡。各卷所选作品,均为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方便读者和研究者全面了解本书,每篇作品都附了作者简介。各卷还配有编者撰写的后记,说明了各卷编选经过和情况,有的也对所选作品进行了点评,供读者阅读时参考。这套选本容量之大,作者涵盖面之广,作品质量之上乘,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陇原之最。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不计辛劳、全美此事的初衷!

现在,这套选本就要行世了。放在时间和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考量,她的重量是轻是重,还是一个未知数。限于编者水平,此选本难免会有遗珠之憾,还请方家大正。

是为序。

目 录

总 序	1
人 邻 岷州书(外一题)	1
马步升 人模狗样	11
马振华 秋夜憬语	24
小 米 父亲活在记忆中	26
习 习 木器厂	34
于 进 梦回萦绕大堰河	45
方健荣 在敦煌过一生	49
牛正寰 渭水之源	53
王若冰 我的大学	58
王新军 兰州的雨	72
王 琰 天一生水	77

北 斗	皮鞭的记忆	82
关 瑞	南望祁连	86
达隆东智	美丽的阿勒坦那木尔	93
史德翔	途经石头河(外二题)	97
史卫东	张家界(外二题)	104
史 祯	童年琐忆	108
孙 江	持斧者	117
孙宪武	秦淮风月忆繁华	121
叶 舟	半个兰州城	127
叶 梓	渭南镇	132
正 雨	思念董志原	141
匡文立	历史与女人	146
李 城	秋天的阳光	153
李祥林	走失的泥土(外一题)	157
刘 虎	白鹿	161
刘梅花	本草系列	165
刘士超	村庄的影子	177
刘学智	野鸽子(外一题)	188
陆 军	谁在改变着我与故乡的关系	192

吕润霞	村学入梦来	196
阳 颢	山河多黄金	205
陈 拓	面对着天下黄河第一湾	211
陈新民	大河家识刀	216
何素平	草庵钟	222
孟澄海	落日般辽远的张掖故地(外一题)	231
苏黎明	人在北京	238
苏震亚	会师楼头的紫燕(外一题)	241
严英秀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	246
杨文林	陇上文坛四君子	253
杨闻宇	骆驼城春色(外一题)	266
杨献平	秋风帖	270
杨永康	乌鸦	277
尚建荣	秋日笔记(外一题)	284
柏 原	十年树木行:杨柳轻颢	290
柯 英	一匹拉着家的马	299
姚学礼	感谢普陀	303
赵 殷	手擀面	308
钟 翔	村庄里的路	313

高 平	兰州:挟山跨河之城	316
聂中民	陇中高原的冬天	320
唐达天	珠海之约	324
铁穆尔	长满狗牙草的冬窝子	328
曹建川	千里河西大走廊	335
第广龙	敦煌七里镇看树	347
敏奇才	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	353
雅 兰	前面的路	359
晓 荪	古道西风	365
靳万龙	父亲的老院子	370
雒青之	菊花里的刀光	375
薛林荣	一对陡然长出的耳朵(外一题)	381
魏建军	黑屏	386
编后记		390

人 邻

作者简介

人邻,祖籍河南洛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90年代开始散文写作,并创作有少量小说及文学艺术评论。诗歌、散文收入多种选本。著有:诗集《白纸上的风景》《最后的美》,散文集《残照旅人》《闲情偶拾》《行旅纸草书》。现居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岷州书(外一题)

岷州,即岷县,位于甘肃南部,百姓性情坚韧、和善,生活简朴。

——日记

街边老屋

“几间东倒西歪屋”,小时在画上读这样句子只觉得趣味罢了,并不觉得那屋子会是东倒西歪的,一并的书法也随意,现在见了,才知道这趣味是有来由的。实在是屋子太过于老了,墙,梁,椽子,门窗,都没有了撑着的气力。地方并不富庶,老了的屋子也就不大修缮,是任着它一个人那样,满身荒草地老去。

这样的屋子,多是店铺,没什么招牌,只一块简单木牌,写着点心、纸活、粉皮,也有肚丝汤、卤肉。更简单的,是一张纸,墨汁随意一写。惊讶的是,那些

字大多写得不坏。这样的店铺,也并不招揽生意,似乎客人来了也就来了。

想在有卤肉那家坐一会,切半碟子,温二两老酒,滋润着看人来人往,自己逍遥。到一家门上看,一张没上漆的旧木头桌子,两只凳子,一头有人静静喝酒。见有人来,那人略略抬头,又低头喝酒,急走两步,似乎真的是打搅了人家。

买卖少,这样的老屋也有住人家的,就自己住。一家人忙生计,晚上回来,吃罢饭,孩子在饭桌前借暗淡的灯写字,大人坐门里说话,看外面动静,人,自行车,驮着东西的牲口,很少的几辆汽车。看到天黑,上了门,睡觉,或不睡,一直到听不见声音,睡着了。

用不了几年吧,这老屋子就自然没有了。什么时候没的,谁知道呢?

灰 陶 盆

尺余的大灰陶盆,问做什么用的,老妈妈说,什么都能装,馍,糖,茶叶,什么都能装。老人的口吻,似乎是真的什么都能装下。

这叫什么,jiang盆。哪个jiang?老人想了想说,不知道。又问,庆民,你知道?马庆民说,我也不知道。

一件东西,用百十年了,没人知道它的jiang是哪一个字,但一点也不妨碍用。

摸摸,拍拍,真的还很厚实。穿着黑大襟衣裳的老人笑出一口好牙,说,这还是我爷爷时候的东西呢。老人不说ne,说ni,声调低低的,满足得叫人羡慕。

大 红 大 绿

昏暗屋子里,报纸糊的顶棚上,吊一盏小灯。上炕,挪漆色斑驳的小炕桌,热热地茶沏上。喝着茶,才慢慢看这屋里有什么。迎门一个大柜子,有些突兀,六七尺长,三四尺高,知道里面是用来装粮食和杂物的。显眼的是柜子上花瓶里插着大朵大朵俗气的纸花。

主人招呼喝茶,人喝一口,就添。再喝一口,又添。茶水一直是烫的,叫人

只能慢慢喝。喝茶添茶中间的静,可以看,看墙上窗上的窗花,真好,红绿,加一点细细的黑,如俊女子的眉。看一会再喝茶,说几句和这里人可以说的话,再听他们自己人说,那声音约略听懂,不懂的,觉得亲得很。

久了,再看,才知道那初看俗气的纸花真的是好,就是要大红大绿。暗淡的屋子里,鲜鲜地乍着,有多好看。又想起街边的那些点心,上头的花,一律拾掇得红红绿绿的,有道理。

女 人

女人丑。男人却过得滋润,酒量也好,豁拳是要拉开阵势的。男人从前开车,走的地界多,会好些方言,咧着嘴,一撇一撇地学。男人甚至会学时下小女人发嗲那样的“耶”。倒茶的女人一会儿过来,也笑,并不出声,只是在脸上满足。女人站一下,倒了茶,就走。

也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竟然会画几笔水墨的马,叫人惊奇。

女人一会儿不来时,厨房里在响,案板一下一下,咚咚地,是在擀面。男人这边却装着急了,怎么茶也没有人倒?女人在里边喊,人家在擀面嘛!那声音竟有些娇娇的。

装裱店的陈然

给另一条街上的陈然打电话,说是在烤火。天还有些冷,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不干,就烤火?可去了,陈然果然在烤火,一壶茶在火边温着。陈然裱画的案子上,有活,可陈然真的是在烤火。一个人静静地喝着茶,什么都不干,炉子暖暖的,随便想几句什么,真好。

几个人都喝茶,说话。屋子小,只能放一两张凳子,人多了就坐在床上。陈然拿出一瓶酒,几个人慢慢喝。寂寞了,又豁几拳。

陈然好多年时间,一直在新疆流浪着打工,去过许多地方,有许多磨难,但在脸上,看不出来。这样的人是幸福的人。陈然还想去新疆走走,不是去打工,是带上点钱,四处去转转。不为什么,就是去转。

晚了,陈然的媳妇来。陈然店里只有一张小床,看来是两个人挤着睡。冷天,和朋友们几杯酒下去,肚子热热的,晚上和媳妇在一张小床挤着睡,真的让人感觉很幸福。

县城的时间

早上七点半,县府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新闻,声音很大,满城都听得见。

可只半个小时,多了没有。下午两点半,再广播。这是过去的遗风,穷,没有几家有收音机,后来就一直延续下来。那一会几个人正在二郎山上,有人说两点半了。

下山来,有人匆匆赶着上班,送孩子上学。可还是有人慢悠悠走着,说几句闲话,看看天,街边的菜,白生生翠绿绿的,没事人一样,似乎是还有这么多时间,哪儿都能去走走。吃晚饭的时间,还早着呢。

风 味

肇平家屋檐下挂着些慢慢风干的肉。轻些的是一只划着刀痕的鸭子,十字的竹棍撑在肚子里,鸭子给绷得扁扁的,上面撒着些花椒盐,时间久了,鸭子的表面色泽有些深,显出人的色泽。有趣的是,鸭子不大肥的缘故,又有些干了,猛然一看,似乎一块刻着什么图案的木板。有风时,稍稍一晃,让人觉出有木头磕碰的声音。

另几块要沉。尺把见方的五花肉,骇人的是上面用犀利的刀划了几个很深的十字,本意是为了入味,却让人有别样的感觉。什么感觉,有些说不大清楚,但那把刀子实在是太过犀利和深入。尤其慢慢风干,那深深的十字,从深处向表面慢慢裂开,裸露出一一种莫明的力量。

扫帚和铁锨

院子里有扫帚,隐约觉得扫帚把上有什么字。蹲下细看,有谁在扫帚把上

用毛笔竖着写了一行字。字看不清了,只是依稀可以看出是小楷,相当匀称。

扫帚的雅让人忽生敬意。似乎扫地,并不是一件可以小看的事。旧的铁锹,锹柄是一截没有剥皮的树枝,有虫噬的痕迹。虫噬过的地方,抽象,光润,自然,似乎是用心雕出来的。真希望有个雕刻家,在农具上随意做一些这样的雕刻,送给那些田里干活流汗的人,而那些干活的人,也只是随意使用着。废了,就随意撇在地里,雨淋着,日子久了,黑了沤了,就不知去了哪里。拾回去的,女人们就当柴烧了,烧出的饭也还是平常味道。

干花和叶子

花老了就干了,有点苍老的宁静、内敛。干了的花还余下几片叶子,优美地沿着叶脉向下蜷曲,如倦了的蝶。几片叶子,绿还都没有全然消失,在靠近叶柄的一处还有隐隐的绿,不细看就觉不出来。这一点隐隐的绿,似乎要比寻常的绿,能让人看得更久。

娴 静

几乎就听不见声音,都静静的,不过这边来,只是在饭好了时,静悄悄端进来,又静悄悄收拾了碗筷出去。

这里的女孩子还保有着一种非常古老的娴静。书也不多念,只几年,就待在家里,帮着大人洗衣、做饭。也不大出门,出门也是静悄悄的,轻轻地“吱呀”一声。回来也不大声喊门,声音小小的,但当娘的还是听见了。

寿 材 铺

街边有寿材铺。门脸染成土黄色的店铺里,生乍乍地排着三具没有上漆的寿材。没有上漆的缘故,那寿材似乎还是极新鲜的木头,饱满着水分的,拍在掌里声音该是闷闷的。铺子窄,几具寿材就几乎塞满。人要进去,大约是要挨着才能挤进去的。想跟前看看,但身边还有人一块走着,就没有,只远处看。

第二天早上起来,问干什么去?有些不好意思说。说,没事,转转。

太阳暖暖的,路上有点尘土,几个上了些年纪的人坐在寿材铺门边上坦然摸牛九牌。不懂那牌,只是看见黑黑长长的一张,有些黑红的点子。每人手里密匝匝的十来张,看起来像是极古的谜语。慢慢蹭过去,有人不经意地瞄我一眼,又看自己的牌。店铺里果然窄,怪不得寿材要挤在门口,看来不是店主人的张扬,要多卖一口寿材。里面只有一点地方,挤着放了一架电锯。想着电锯吱吱地割着新鲜的还有着水分的木头,身上不知怎么就有些痛。

这孩子见生人来,挤在寿材中间疑惑。一会儿觉得无趣,径自在寿材之间挤来挤去,可眼神还是不时有些敌意地瞥过来。知道那敌意,暗自有些好笑,真的,有什么好看的,看这样东西。脸转向门边,那几个上了些年纪的人还在摸牛九牌,似乎寿材还是离他们极其遥远的东西。路边来来往往的人也多了一些,阳光晒得尘土暖洋洋的。

啃骨头和抬

这里人读啃骨头,是读做 kun 的,音读得重,似乎啃骨头真是下力气的活。这种食物是连肉的骨头,揉上些花椒盐,码放在缸里,过一段拿出来,在屋顶晒。有客人,蹬梯子上房取下来。洗了灰土,煮熟了,端一大盆上来。花椒盐的味道,尘土的味道,日晒的味道,都有。

有意思的是主人劝人吃时,说,抬!抬!似乎和啃骨头一样,那连肉的骨头也真的颇大,有几分重量,要抬起来才好吃。

语 言

这里语言上颇有些怪的。比如凉和热。水开了,可这里人说,你把那凉水灌上。要用点凉水,得说,给弄些热水。也只是老一些的人还是这样习惯。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里一定有一些背景,无非人们已经知道了罢了。

醋

小街上过,见石板铺就的街边一溜尺阔的木桶,深褐色的液体里浸满了好看的红辣椒,还有几样似乎调料的什么浮在上面。也并不要问,只是从那些大桶一边慢慢走过去。走得远了,又想知道。人说是醋。浸泡着辣椒、草果、花椒、八角的醋,叫人觉出这贫穷的醋,另一面的奢侈。

这样的醋,拌凉菜,什么味道,口水味道!真的是不及吃,口水就下来了。浸着的辣椒大约也是可以吃的,咬一口,酸辣!

下 酒

辣椒是可以下酒的。街边一个做小营生的老人,就着火炉烤辣椒。老人枯瘦的手指就着火,捏着一个红亮的干辣椒。眯着的眼睛,盯着火,看辣椒的红渐渐变深,油汪汪。炉子上正温着一个旧的锡酒壶。见辣椒烤得油酥了,老人给一只青花瓷的酒盅里倒上半盅酒。辣椒在老人嘴里吱啦吱啦细响,半盅酒就下去了。

酸 菜 谣

酸菜不易做得好,才有这样的酸菜谣吧。女人洗净了手,才去洗酸菜缸。要好几遍,还要用开水烫。菜早洗了,晾得水分蔫了些,才往缸里码。码好了菜的缸,要用被褥裹好,用绳子扎紧口。女人一边扎,要一边念叨:酸菜酸菜浆酸,给酸菜打个银项圈;酸菜酸菜可(儿)酸,给酸菜给个袄穿;酸菜酸菜洌洌酸,给酸菜缝上个毛蓝^①穿……

念叨完这些哄孩子样的话,在绳子缠得横七竖八的酸菜缸上,一脸严肃地搁一把菜刀或是斧子。菜刀斧子,大约是要镇住什么的意思吧。谁谁家女人酸菜做得好,在这儿是值得夸耀的。女人走在街上,腰也是可以扭得妩媚些的。

①一种当地产的蓝色土布。

吕文光牧师

吕牧师设计的这座房子,整个都是木头的。上楼,没有灯,一走,楼板嘎吱嘎吱。楼里没有人,门都锁着。

下楼,有些光亮,看见一侧的木头壁板上,密麻麻有微小的孔。知道是白蚁。白蚁噬咬的孔有些椭圆,是斜斜地噬咬的,有些懈怠,椭圆的孔不像圆的,会绷着些劲。

管风琴是牧师从美国带来的。那么远,漂洋过海,又走几千里旱地,一架琴,真不容易。叫人想起《音乐课》里那个远嫁的白衣女人,拖着一架琴,去嫁那么陌生的一个男人。

管风琴还在。在县教会里。声音还很好。牧师走后,不知是谁在弹,后来是肇平的母亲。再后来,就一直搁在教会的一间空房子里。牧师的妻子在这里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孩子一口地道的土话。

牧师的墓很难找了,几乎就要放弃的时候,才在烈士陵园墙外找到了。陵园为了将牧师的墓隔在外边,有意将围墙修成了凹形。墓碑是一块扁方形的石头,刻着两种文字,右面是中文,左面是英文。文字已漫漶不清了。回来问肇平的母亲李瑾,说那还是她的父亲李镇西写的,是《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八节的内容,原文是译成文言的,她记不得了。她只记得现在《圣经》里的白话是: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

牧师的孙子曾从美国来扫墓,走时带了牧师那所木头房子上的一片灰瓦。墓地杂草丛生,已是极为荒凉了。

那上天赐予他们果实的人群

——《宁夏行旅札记》之二

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

——《古兰经》第二章 22 节